

幸运的一生

陶国臣 译

A FORTUNATE LIFE

A. B. FACEY

【澳】艾伯特·费希

华夏出版社

幸运的一生

华夏出版社

〔澳〕艾伯特·费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运的一生/(澳)费希(Facey, A. B.)著;陶国臣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书名原文:A Fortunate Life

ISBN 7-5080-1463-4

I . 幸… II . ①费… ②陶… III . 长篇小说;自传体

小说 - 澳大利亚 - 现代 IV .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 第 2654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开本 10.5 印张 263 千字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80-1463-4/I·711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我生于维多利亚州的梅石镇。问世不久，父亲就带着我的两个哥哥约瑟夫和弗农到西澳去了。西部发现黄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人都想到那儿发大财。当时，我们家有7个孩子：4个哥哥——约瑟夫、弗农、艾利克和罗伊，两个姐姐——罗拉和迈拉。母亲和我们几个小不点儿住在梅石镇。父亲说他买到房子之前给我们寄钱维持生活。

1896年，母亲获悉我父亲病重。当时那里正闹伤寒，很多人病势危殆，母亲悲痛欲绝。过几天之后，噩耗传来，她心绪略有好转之后，就决定搬到西澳去住，因为约瑟夫和弗农才只有十几岁。她把我们兄姐几个留在巴克斯湾的姥姥家。当时，我还不到两岁。

巴克斯湾在本迪戈路旁，离墨尔本63英里，离卡索迈因镇3英里。老爷和姥姥姓卡尔，他们有几英亩果园和一所五居室的房子。因为当时没有养老金，没有免费医疗，也没有婴儿补助和人寿保险金，所以他们老两口只好自谋生路，同时还要抚养我们。母亲本来答应给我们寄钱，但是尽管她信写得不算少，但每次都找个借口不给钱。

老爷77岁了，他块头很大，6英尺多高，体重200来磅。姥姥60出头，身体清瘦，不到5英尺，才100多磅。他们很穷，老爷靠打

零工糊口,比如给人家果园松土、剪枝什么的。他还同我的哥哥艾利克和罗伊常去逮兔子。水果成熟季节,星期六上午男孩子们就去摘水果。

1898年初,老爷病重。虽然卡索迈因的一位大夫一周来出诊两次,但他还是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在那年10月离世了。当时我已经4岁零两个月,所以对他的病情和葬礼记得一清二楚。

姥姥整天愁眉苦脸的,因为我们的经济靠山倒了。

她给我们的母亲写了封信,把境况告诉她,并让她寄些钱来。可是母亲只回了信,没寄钱。她说,我死去的父亲没给她留下多少钱,所以不得不找点事干,后来就跟雇她当管家的那个男人结了婚。我的两个哥哥很难找到工作。因为太小,干不了淘金井下的工作,而地面上的金子又都弄光了。这样除了下井和伐木,也就没什么别的可干了。

受到严重折磨的姥姥闻此更加难过,她只好出去工作了——帮人家打扫房间、洗熨衣服等等。她是一位接生能手,巴克斯湾及其附近的孩子都是她接到这个世界来的。那里的女人生孩子不用请大夫,因为姥姥在这方面比任何大夫都不次。

12岁的哥哥艾利克只好辍学工作。姨母在一次事故中身亡,大姐罗拉成了姨夫的得力帮手。姨夫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食品、布匹、医药,杂七杂八什么都卖。我姐姐10岁了。姨夫家住在距巴拉腊特铁路不远的坎贝尔湾,离卡索迈因只有3英里。事故就出在铁路的交叉口上。姨母被轧死了,姨夫的脊柱受重伤,下肢瘫痪,不

能走路。他有三个孩子，都很小。

1899年初，姥姥病重。这样她不仅不能工作，挣不了钱，还得花钱治病。内脏出了毛病，让她卧床休息。大夫一周来两次，3周后她就能起身了，但只能散散步。这时，虽然我们没钱花，但至少姥姥的病好多了。

我哥哥艾利克每周12先令6便士的工资是我们的全部收入。用这点钱养活五口人是很紧巴的。姥姥预支了一些苹果钱，这样才度过了难关。苹果的品种很多，味甜可口，熟了之后很快就会卖光的。姥姥的病好了，但原来的工作却被人抢走了。很多人对别人的困难是不管不顾的。由于生活越来越困难，她决定变卖家产，并把我们送到在西澳的母亲身边。她挂起了出售广告牌，好些人都来看，但都说太贵。12英亩地、一所五居室的房子、8英亩全部结果的果树和一块肥沃的菜地，要价300镑，代理人建议降到200镑。虽然降到200镑，但最后只卖了160镑，还要从中抽出一些还账。

大约在1899年8月的第二周，我们离开了巴克斯湾，来到墨尔本附近的福茨克雷，姥姥的一个女儿就住在那儿。我们去西澳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前，就住在这个姨家。



陶国臣

1939年出生于河北省固安县。1965年毕业于原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在外交部新闻司、美大司以及驻肯尼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和加拿大使馆工作。1991年始任《人民日报》等报社编辑记者。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译著已出版的有：《白宫岁月》（部分）、《金色的希望》等。

目 录

走向社会(1894—1905)	(1)
1 上路	(2)
2 在淘金场上	(6)
3 长途跋涉	(9)
4 姨夫安置下来了	(12)
5 石洞	(17)
6 圣诞节混战	(26)
7 夜逃	(31)
 学农活(1905—1908)	(39)
8 蛇毒	(40)
9 又被骗了	(43)
10 新家	(46)
11 公猪	(49)
12 宰猪	(52)
13 谁咬了妈妈	(56)
14 对我的打算	(59)
15 好景不长	(65)
16 比贝夫妇	(69)
17 倒霉的圣诞节	(74)
18 我的野生伙伴	(78)

19 偷牛的人	(83)
20 在警察局作证	(88)
21 告别	(92)
22 回家	(96)
23 抵达	(101)
24 母亲	(104)
 旅途(1908—1909)	(109)
25 乘船北上	(110)
26 在去穆兰瓦的路上	(116)
27 又一个圣诞节	(121)
28 新合同	(124)
29 行前准备	(128)
30 骑马远征	(131)
31 赶牛开始	(138)
32 迷路	(143)
33 得救	(149)
34 接着干	(154)
35 赶牛结束	(158)
 东奔西走(1909—1914)	(165)
36 城市生活	(166)
37 回到农村	(172)
38 好建议	(179)
39 回老家	(185)
40 初驯顺利	(189)
41 井下遇险	(193)

42 打野狗	(201)
43 东奔西走	(205)
44 团结	(209)
45 获奖拳击	(215)
46 盼归拳击队	(220)
47 米基·弗林拳击队	(222)
 战争(1914—1915)	(227)
48 军事训练	(228)
49 中东	(232)
50 打仗前的见闻	(238)
51 加里伯里战役	(243)
52 头几天	(246)
53 在战壕里	(250)
54 继续战斗	(255)
55 里因地道的战斗	(260)
56 又一个生日	(265)
 新生(1915—1976)	(271)
57 爱弗林·基布森	(272)
58 工作·结婚	(278)
59 罢工	(282)
60 在电车上	(284)
61 转业务农	(287)
62 喜庆与灾祸	(290)
63 萧条	(295)
64 重返城市	(299)

- 65 第二次世界大战 (304)
- 66 养鸡又养猪 (308)
- 67 夏然而止 (313)
- 跋 简·卡特(317)

走向社会

(1894—1905)

对别人的困难，很多人
是不管不顾的。

1 上 路

1899年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抵达墨尔本港，乘坐的将是一艘不定期开航的名叫“库尔加迪”的老式货轮。还没上船，我就差点丧了命。码头工人正从船上往下卸香蕉，我看呆了，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多香蕉，成千上万，满地都是，是从昆士兰运来的。我过去拿了一个，这时只听有人大声喝道：“嘻，放下！”我吓了一大跳，因为离码头边儿太近，没站稳，栽进了码头与船之间的窄缝里。

在码头下面，有台阶通往厕所平台，人们喜欢在那儿钓鱼。我落水时，正好被一个钓鱼的人发现，把我拽了上来。然而，这时我已灌足又脏又咸的海水。我不会游泳，那人抱着我顺台阶上了码头。我浑身上下都湿了，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慈祥的姥姥那副气愤的神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朝我发了一顿火，又让我躲在她的伞后面，她打开箱子给我拿出衣服，非让我脱光不行。这是最糟糕的事，因为虽然我才5岁，但由于姥姥教育我们要知羞耻，所以，把衣服剥光比穿着湿衣服躲在伞后更难为情。

最后我们登上了“库尔加迪”货轮，向西方驶去。以前我从没乘过船，也不知道晕船是什么滋味。没到阿得雷德港之前，风平浪静，挺好玩的。从阿得雷德到西澳的奥尔巴尼那一段就不行了，波浪滔天，我们都晕成了一摊泥。

姥姥没有多少钱，我们只好坐最便宜的底舱。旅客挤在一起，转身都困难，在舱内就更甭说了。姥姥、迈拉姐姐、罗伊哥哥

和我所在的那间小屋有 12 个床位。姥姥和迈拉睡一个，罗伊和我睡另一个。其余 10 张床上都是女的（艾利克年龄大些，在男舱），大家都晕得一塌糊涂。

我们在奥尔巴尼没下船，到了弗里曼特尔才下来。最后终于到了西澳，行李也卸下了船。其实我们也没有多少东西——两个箱子、一个大旅行袋和三条小毛毯。我们把这些东西从码头搬到 200 多码远的弗里曼特尔火车站。搬的时候，两边都有人看守。

没人接我们。姥姥还以为我们的母亲，至少爱丽丝大姨会来接呢。爱丽丝是姥姥的大女儿，是随她丈夫阿琦·迈考尔和孩子以及我父亲从维多利亚一起来的。她有 5 个儿女，艾丽丝、艾德（戴希）、玛丽、迈伊和一个叫比尔·阿琦的儿子。他们的住处离淘金场上的卡尔古里有 3 英里半。

在火车站，我们把东西搁在座位旁边，姥姥回来之前，罗伊、迈拉和我在那儿看着。她和我大哥艾利克到弗里曼特尔去了。一小时之后，就回来了，然后就上了去珀思的火车。

离珀思很近，40 来分钟就到了。抵达时已经中午，我们又把行李放在车站。这次是姥姥一个人出去的。她给我们买了些三明治、糕点和几瓶冷饮。我们实在太饿了，转眼就把这些干掉了。

姥姥跟站长说了一阵子话，这时还没有人来接，她有点担心了。我们在月台等到下午 5 点（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们爱看进进出出的火车），和墨尔本车站相比，本站就小多了。5 点多的时候，我们上了去淘金场的火车，很快就出了站，我们离母亲越来越近了。大家都很累。记得我们穿过了一条很长的隧道，出了隧道天也黑了，我们就睡了。天还没亮，姥姥就把我们叫醒，她说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她的钱只能坐到那里。她说，那个地方叫诺尔瑟姆，很小，只有几间房子，还有一家旅店和一所兼作商店的邮局。

下了车我们就又乖乖地看守行李。姥姥跟站长谈了一会儿，然

后又一起走了过来。那人指着一节闲着的车厢说，我们可以在里边过夜，那车厢就成了我们的家。姥姥睡一个座位，两个哥哥睡另一个，迈拉和我睡地板。

第二天早晨，姥姥和迈拉到女候车室更衣、洗漱，我们男孩子在水龙头下洗了洗脸，在车厢里换了衣服，然后和姥姥、迈拉一起到月台吃早饭：三明治和一杯牛奶。

我们拿着所有的行李来到诺尔瑟姆邮局，姥姥进去了，把我们几个留在外边，她在里边呆了好长时间。出来以后，她说她给我们的妈妈和爱丽丝大姨寄了信，向她们要些钱。她还说在接到她们的回信之前，只能到村外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于是我们每人拿些行李就走了。

刚走不远，过来一个人。他赶着一辆四轮马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寻思我们一定是去村外的什么地方，就问我们想不想搭他的车。他说他是个光棍，家离诺尔瑟姆 15 英里。他说如果我们有困难他愿帮忙。姥姥向他谈了我们的处境。他说，再走 1 英里就是政府保留地，那里有的是水和森林，随便用，呆上几天没问题。他说，当地一般不怎么下雨。

我们人和行李都上了他的车，不拿行李就别提多高兴了。我们在那人说的地方下了车，感谢了这位陌生人的帮助，把东西拿下来，放在一棵大树下。姥姥让艾利克到大约半英里以外的一个住家去看看。那间房子，从我们即将安身的地方看得很清楚。艾利克想到那儿借把斧头和铁锹。姥姥嘱咐他借东西时要跟人家说明干什么用。

艾利克回来了，还跟来一个人。那人给我们拿了一些牛奶和鸡蛋，他说他喂了一头乳牛，还养着鸡，说他妻子还要送一些面包来。他还帮助艾利克在丛林中砍了几棵树。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们睡觉和吃饭的地方就解决了。

第二天，艾利克又砍了几棵树，拉来之后，又搭了一间林中

小屋。姥姥说帐篷里睡觉的地方太潮，所以在搭新房之前拾了些干柴，点着烘潮气，烘完就清理木炭，然后再盖房。在烘过的屋子睡觉，在另一间吃饭。不到三天就习惯了。

附近的人们对我们都很友好，我们谁也不会忘记这些好心人。他们给我们鲜肉、鸡蛋、面包、蔬菜、牛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们说给他们钱，他们不肯要，于是姥姥就提出让我们几个男孩子给他们干活儿作补偿。

艾利克每天都要往诺尔瑟姆邮局跑一趟，看有没有母亲和爱丽丝大姨的信。听说要等三个来星期。后来大姨回信了，还附有一张在诺尔瑟姆邮局取款的汇单。这样，我们到卡尔古利的路费就没问题了。妈妈没回信。

艾利克快到中午才把信取回来。姥姥说了说信的内容，并说我们乘坐当晚的火车去卡尔古利。这时，我们马上就收拾行李，把借来的东西还掉。帮我们盖房子的那个人也来了，他套车把我们送到了诺尔瑟姆车站。姥姥对他和其他所有热心帮助的人表示了感谢。

傍晚时分，到了卡尔古利。爱丽丝大姨正在那里等候我们。经过的乡村是什么样子，我们没看见，因为大部分是夜行，白天睡觉。大姨的两个大女儿也去接我们了。姥姥、大姨和迈拉先走了一步，留下两个表姐，帮拿行李。姥姥和大姨看我们的妈妈去了。后来才知道，妈妈不希望我们呆在她那里，而愿让姐姐迈拉留在身边。姥姥说，妈妈又要生孩子了。

2 在淘金场上

我们到了爱丽丝大姨家，都快累死了，肚子饿得直叫唤。她们住在山脚下的一间用木头支起来的棚子里。周围编着粗麻布，约有 36 英尺长，8 英尺宽，里面隔成三间小卧室。布抹上泥，又挺又硬，这就是墙。椽子上盖层铁皮，这就是屋顶。几英尺开外，是另一个建筑物——厨房。约有 14 英尺宽，16 英尺长。一端是火炉，顺墙放着一张大桌子和一条长凳，这就是吃饭的地方。我们到家一个多小时，大姨和姥姥才回来，她们把迈拉留给妈妈了。她们说，约瑟夫和弗农哥哥已不跟妈妈一起住了：约瑟夫离开卡尔古利，在一个测量员手下工作，弗农参加了澳大利亚海军。

姥姥说，她把我们的情况仔细地跟妈妈谈了谈。还说妈妈病得很厉害，等好一点再来接我们。在她来之前，大姨家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家。从房子和里边的摆设看，她家不怎么富裕，别的人家也都差不多。地面的黄金快淘光了，必须找点别的营生才能养家糊口。爱丽丝大姨的丈夫阿琦到博尔德给为矿井和淘金场滤水的人们劈柴去了。当时没有淡水，雇车拉水太贵。地下水很多，但都是咸的，从井里抽上来，过滤后才能食用。离大姨家大概 1 英里远的地方，有个很大的过滤器，到那里取食用水只能用桶。如果自己去拉，两个先令一加仑，如果雇人送来，两先令 6 便士一加仑。过滤工人每次运水量不能少于 50 加仑，否则就不运。而大姨又不能一次买那么多，只好自己运。

姨夫两三个星期回一趟家。我们来后一周左右他回来了。那